

通俗本

滅 毆

法捷耶夫原著 · 金樹改寫



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

通俗本

毀 滅

永祥印書館

蘇文9·3 冊·136面·定價人民幣5500元

· 有 版 權 ·

本書插圖：N. N. Vuysheislavtsev 作

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

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版

6001 — 10000

原著者：法捷耶夫 改寫者：金 樹

出版者：永 祥 印 書 館

上海福州路380號 電話92213

印刷者：永 祥 印 書 館 印 刷 廠

上海陝西南路238號 電話72798

關於這個通俗本

這個通俗本的讀者對象是：工農兵和中小學生。

我們把有意義的作品，適宜於目前中國廣大讀者羣閱讀的作品，在不妨礙原著人物的發展範圍內，概括地、通俗地介紹給讀者，目的是要做到（一）擴大讀者羣，（二）減輕讀者的負擔，（三）節約閱讀的時間。

目次

一	傳令兵莫羅加	一
二	青年梅諦克	九
三	梅諦克和華里亞	二〇
四	隊長蘭奮生	二六
五	吵架	三三
六	在部隊裏	四〇
七	偵察	四九
八	弗羅夫的死	六〇
九	在路上	六七

十 壯烈的犧牲 七三

十一 勝利 八五

十二 在森林裏的戰鬥 九六

十三 十九個人 一〇五

附 記 金 樹 一八

一 傳令兵莫羅加

七月的太陽，發出淡紅色的光波。當游擊隊隊長蘭奮生，走到後院去的時候，一把掛在他身上的日本指揮刀，「鏘鏘」地響着。

傳令兵莫羅加，恰巧在拿起他的鞭子，趕開一羣發瘋似的雞，然後在篷布上曬燕麥。

「把這送到夏勒圖的部隊裏去罷。」蘭奮生遞過一札信去，一面對他說。
莫羅加卻不十分願意去。他一想到這十分無聊的隊長的差使，一點也沒有用處的信，還有蘭奮生的又大又深的眼睛，真是使他非常的討厭。

「爲什麼你老是站在那裏——一動也不動？」蘭奮生發着怒，說道。

「但是，那究竟是怎樣一件事呢，隊長同志？要是到什麼地方去，你立刻

就喊着：莫羅加，莫羅加的，好像部隊裏簡直就沒有另外一個人似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要我自己去麼，唔？」蘭奮生冷嘲地問他。

「爲什麼我要你自己去呢？別人多得很哩！……」

「到經理部長那裏去，繳下你的鎗，——我用不着你那樣多講廢話的東西！」蘭奮生冷靜地對他說。

「慢點，……拿信來吧。」莫羅加不服氣地說。

他把那札信，藏在胸膛口，噤咕着：

「要我走出隊去，那是做不到的，繳械就更加不可能！」

接着他又把染滿了灰塵的帽子，向後一推，用響亮的聲音說：「哪，朋友蘭奮生，並不是爲了你的一雙漂亮的眼睛，我們才動手革命的呀。我明白告訴你，像我們礦工……」

「就是呵，」隊長笑起來了，「但你這蠢傢伙，起先竟這樣地對我開玩

笑。」

於是莫羅加抓住蘭奮生的衣扣，拉近他去，低聲地說道：

「真的，朋友，我正要到野戰醫院裏的華里亞那裏去，可是你恰好拿出你的信來。所以我一點沒有蠢，蠢的倒是你自己呢。」

他用一雙綠褐色的眼睛，朝蘭奮生使了一個狡猾的眼色，並且笑着。真的，莫羅加一講到他的妻子，他就會笑得十分輕狂起來。

莫羅加從木棚裏拉出了一匹小牡馬，牠很像牠的主人，也有着一雙亮亮的，綠褐色的眼睛，一樣地身體強壯，一樣地有着狡猾的性情。

這時候，莫羅加的嘴裏，喃喃地對這小馬說：

「米式加，好，好，……好牲口。」

莫羅加從園裏騎着馬跑出去了。他經過了滿是野草的村路。河對岸展開着滿是小麥的田。遠處是接連着的青綠色的山峯。

莫羅加從他父親這一代起，就已經做了礦工，所以他是第二代的礦工了。但是他的祖父，還是一個種田的農夫。莫羅加是生在工廠旁邊的一個小屋裏的。當他十二歲的時候，在工廠裏推起手車來。他喜歡說些不需要的，大半是粗野的話。他又學會了喝燒酒。

接着，莫羅加和別的少年們一起拉風琴，跟朋友們吵架，唱着淫猥的曲兒，而且使村子裏的許多姑娘，墮落起來。

爲了他多講廢話，莫羅加也曾經被監禁一些日子。

後來，他和一個女人結婚，她是一個女工人，雖然沒有受過孕，卻是非常的放蕩，這個女人就是華里亞。華里亞無論做哪一件事，他對她都十分隨便，不向她過問。或者，也就爲了這麼一種性情，他帶了他的妻子，去擁護蘇維埃。

馬兒米式加不耐煩地頓着鐵蹄。飛蟲在牠的周圍叫着。而且牠們一鑽進牠

的毛裏，就一直叮得牠流出血來。

不一會，莫羅加騎着馬，到了斯庚的戰鬥區域了。在有着明綠樹林的山崗那裏，站着夏勒圖的部隊。

忽然，發出一個炸裂的聲音，滾到山崗那裏去，接下來，又是第二聲，第三聲。

「你聽！在開鎗……」坐在馬鞍上的莫羅加奮勇地說。

「拍拍拍！」——機關鎗的響聲，混合了日本馬鎗的嗚咽聲，從山崗後面流了過來。

「快跑！」莫羅加激昂地，強有力地叫喊一聲。

他用發抖的手指，揭開了手鎗的皮匣，米式加已經跳過叢莽，疾走在山頂上。

「近絕頂，莫羅加就跳下馬來。」

他爬上了極頂，他瞧見，在右邊，繞着河沿，都是整齊的散兵，還有的是走着，帽上都一樣綴有黃綠色帶子的幾個人，在一起。在左邊，這些人混亂着，成爲雜亂的人堆，在金色的大麥裏，一面開鎗，一面逃走。發怒的夏勒圖（莫羅加因爲瞧見了這人的黑馬，和尖頂的狸皮帽，就知道是他），雖然四面八方揮着他的鞭子，還是不能使他們站住。他瞧見有幾個人，已經暗暗地撕掉他們的紅帶子了。

在逃過去的最後的一堆人裏，有一個瘦弱的青年，用一塊手帕包了頭，身穿本地的短衫，正用沒有把握的手勢，拖着鎗，踉蹌地奔走着。人堆忽然疏散，這青年就倒下來了。然而，他倒沒有死。他屢次起身想爬，但是兩手又伸了開來，叫着些聽不清楚的什麼話。

「米式加，這裏來！」莫羅加突然用了異樣的聲音，向他的馬兒叫道。莫羅加騎上那受傷的，浴着血的馬，跳上了山坡。



莫羅加的馬，把前腳的膝頭一彎，伏在地上。
莫羅加把受傷的青年，載在鞍子上面，用兩手扶住他，飛快地奔跑了。

幾秒鐘之後，馬兒奔跑在大麥田裏。莫羅加的頭上：鳴叫着像飛蟲一樣的

「躺下來！」莫羅加叫道，把韁繩換在一面，拚命地趕着他的馬。

米式加因為吃緊，將發抖的膝頭一彎，伏在地上了。

傳令兵把受傷的青年，載在鞍子上面的時候，只聽得他呻吟起來：

「痛啊，啊唷，真痛啊！」

莫羅加一看，這青年的臉是蒼白的，雖然染滿了血，卻顯出有一點漂亮。

「不要響。」莫羅加沙聲地向他說。

幾分鐘之後，莫羅加就放掉了馬韁，把兩手扶住青年。於是這馬就向那駐

紮着蘭奮生部隊的村子，飛快地奔去了。

二 青年梅諦克

當莫羅加把那救出來的青年梅諦克，帶到蘭奮生部隊駐紮的村落，並且把他放到榻上的時候，喃喃地說：

「小白臉，受了一點微傷，就已經軟綿綿地不成樣了，——真活像個拖鼻涕的小娃娃。」

隔一會，當他們給這受傷的青年，繫上繃帶的時候，他們在他的上身衣袋裏，發現一點錢，一張履歷證，（這上面寫着他的名字：梅諦克。）一札信，還有一個女人的照片。

二十多個黑黑的，長着鬍鬚的男人，就把這淡色捲髮的少女的臉，研究起來。不多久，又把那照片放進這失去了神志的梅諦克的袋子裏。

蘭奮生命令把梅諦克帶到醫院裏去。

當梅諦克蘇醒過來的時候，天已經很明亮。他發覺自己是躺在樹蔭裏旅行榻的上面。他的右面站着一個身穿灰色的病人睡衣的瘦長而挺直的男子，他的左面，是一個柔和的女人，在這旅行榻上面，彎着她的腰。她那大的，金紅色的髮辮，直拖到了梅諦克的肩頭上。

梅諦克對着她的霧一般的大眼睛，柔軟的絡髮，還有溫暖的微帶黑色的手，開始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柔情。

「我在那裏？」梅諦克輕聲地問。

那瘦長而挺直的男子，伸出他的瘦削的手來，按了他的脈：

「不要緊的，華里亞，準備給他換繃布罷，……」

梅諦克熬住疼痛，睜開眼睛對那講話的男子看了看。他是有着黃色的長臉，凹得很深的一雙發光的眼睛。他的眼睛冷冷地釘住他。而那女的，正把粗



當梅諦克醒來的時候，就發覺在他躺着的旅行榻上，坐着一個柔和的女人。她有一雙霧一般的大眼睛，柔軟的總髮。他對她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柔情。